



· 說小篇長會社 ·

潮夜的江長

著 諦 丁

行印屋書象萬



著 諦 丁
說 小 篇 長 會 社

潮夜的江長

行 印 屋 書 象 萬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七月初版

初版印刷二〇〇〇冊

長江的夜潮

全一冊 定價 元

——外埠酌加寄費匯費——

著 作 人

丁 辭

出 版 人

平 襟 亞

出 版 者

萬 象 書 屋

發 行 者

中 央 書 店

上海中央書店總發行

各省各大書局均有分售

長篇創作

長江的夜潮

丁誦



一

夜的影子，在長江上，是靜悄的，模糊的，遼闊的，又神祕的。

像一條古怪的神龍，沒有頭，沒有尾，蜿蜒着像一根彎彎曲曲的帶子流過了大的都市，小的城鎮，古老的鄉村。……太陽上了！又落了！……白天，夜晚，永遠是激動着滾滾的浪花，椎擊着，洶湧着，剝削着那些古怪的石頭，一點也不改變老調兒，發出嘩浪浪的憤怒的呼號，聚起，散開，一圈一圈的漣漪，深溜的漩渦，和如山的波浪；上流的水流下了，長江是東去的，可是東邊的水也許會西流。

在夜裏，岸上的水漲高了，比白天高上一二尺，也許四五尺。水嘩嘩地響着，響在涼快而又爽朗的夜空，鋪一層白紗似的月光的江水，流向東去。可是另外，有一股寒沙却又向一個相反方向流去。牠們迴環着，激盪着，成功兩股對流的江水，兩種流水，兩種波浪的聲音。

悄悄的，黑的夜，在淺黑的影子上露着深黑的影子，那是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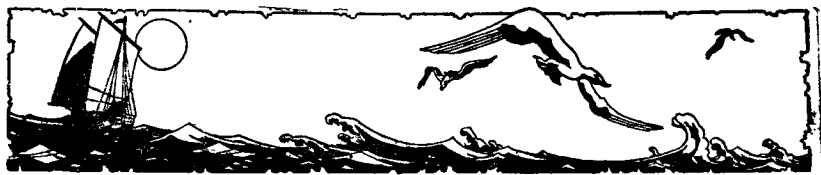
醜陋而又頑梗的拉成伏象的姿勢。模糊而又模糊。山上沒有廟，也沒有燈。天是黑的。只有遠遠的岸上，隱現着幾盞燈。

江水流過兩山夾峙的狹程，漩渦變得更急，深溜溜的，成為許多險惡的深潭。過去，平靜了點，是一片楊柳地的沙灘。商業中心的市街躲藏在沙灘的南首，遠遠的。

站在江邊上，可以聽到市街上夜的管絃聲。

望見遠遠的燈光，有一種幸福的夢幻！這城是可愛的呢。江的光，江的夜，秋潮的奔騰澎湃，都是愛這一個城市的理由。

就在這一夜，長江有一次美麗的夜潮，壯闊的，巨大的，特別撼動人的心靈！流過了這城市，流過矗立着一根根桅桿的帆船林，煤棧，小輪渡，隱沒到青的天，白



的浪花間。

照在江上的月，白亮的光，一會兒貼着這邊，一會兒又貼着那邊，簡直就被分分合合的漩渦戲弄着，抖碎了又縫補起來。

江上，夜是美麗的。月亮是破碎的，在江上。

這些，睡在夢中的城裏的人民都不注意的，他們都有一個幸福的，或者平靜的夢。睡在長江的懷裏，他們不知道有長江。

當巨大的夜潮還沒有來，城市的人是幸福的。幸福的人羣，睡在春天的夢裏。

二

接到了「文藝座談會」的一張通知單，田子文到一個約定的地點去開會。

那在一個衙門裏二樓的一間屋中。佈置得很好，有沙發，有字畫，有石膏塑像，有銅鑄座像，也有窗紗，有白花紗的桌布。一切都適合舉行文藝座談會的條件。

田子文一到，看見座客倒已經到得很多。但認識的很少，多數都是他不認識的。一共二十幾個人，裏面有兩個女性。

簽過姓名後，他才發現今天的來客多數是一些莫明其妙的人物，有商業報館的編輯，有機關報的副刊主編，有衙門裏的文化工作人員，他們對於文學很少修養，這是他的確知道的，他們却要來幹這一套把戲，結果一定是談不出什麼成績來的。田子文是一個孤傲性很深的人，他想到這裏，覺得乏味得很。糖果不高興吃，談話的人沒有，而很早的退席又不可能，他還是只有把眼皮靜閉一會，養養精神。

可是靜閉久了也會覺得乏味。他睜開眼來張望張望這一個屋子。當視線停在兩位女賓身止，他疲倦的腦筋突然變得興奮了。他發現這兩個女人年紀都不很大。而且其中的一個



年紀更青，也比另一個美。她頭髮不燙，却是烏黑如油，柔軟的披在頭上，身材很瘦，腰也很細，穿的是一身絲紫嵌小紅花的旗袍。她的臉皮不很白，却不過黑，長圓的輪廓，顯得俊俏而又整潔。她和另一個女伴貼近的坐着，她們顯然和這一個房間裏的客人空氣不調和，她們又是另一個世界，她們談得很起勁，有時候還夾雜很高的笑聲。然而這往往是年長的一個發出來的多，由於她的提倡，年輕的才不得不勉強附和一下。

看她們這樣興高彩烈的談話，大家都把頭掉過來望她們，田子文也是其中的一個。

「子文，怎麼你倒已經來了？」

一直望着兩個談話的姑娘，子文還覺得肩頭給人一拍，回過頭來才連忙站起握手。

「慎思兄：呵！你到此刻才來？」

那個被招呼慎思的跟在座的人一一招呼後，也跟那兩個女賓點了點頭，接着便問田子文可認得不認得這兩位？田子文搖搖頭。慎思便說：

「那麼我來給你們介紹。這一位是王娟雲小姐，我們廳裏的同事，這位是鄧綺芬小姐，趙祕書的表妹。這位先生，哈哈！是了不得的作家，田子文先生，現在在省中學堂裏教書，你們兩位歡喜文學，以後可以常常向田先生請教的。」

「不敢當！」田子文紅着臉說：「你們別相信陳先生的話，他是尋我開心的。」

「田先生不要客氣，我們以後可以常請教。」鄧綺芬說。王娟雲沒有開口，祇是臉上露出點微笑。

「人全到齊了吧？我們就可以開會了。」一個穿中山裝的年青人彷彿是這會裏的機要人物，他攤開簽名簿子來數了數，又把另一張紙上開列的名單對過一遍，便這樣說。

另外一個胖胖的白臉，也是穿中山裝的，他站起來領導行禮。在行過禮後，他還報告一遍今天開這個文藝座談會的原委。

談了一會兒後，對於文藝本身的事還是一點沒有談，祇是在快散會時決定繼這座談會



以後將籌辦一個「文藝作家會」。他們在今天選出十三個籌備委員。

田子文和王娟雲都被選了進去。

實際上這次選舉是很難選舉到這一男一女的，他們跟這一羣人並沒有交道，然而爲了陳慎思提出他們兩個人來，在座的不贊成也都贊成。毫無疑義的舉起手。因此田子文和王娟雲雖然很孤立，他們得到舉手的人數却比任何人多。

田子文對於這種文藝集會原沒有什麼興趣，他今天到會不過是臨時玩玩的性質，想不到現在臨時開的一個座談會忽然要發展成永久固定的集會，而且還選定田子文做籌委，這真是他不高興幹的。他立刻就想辭職。

可是一個個的名字選定了，報告出來，讀到王娟雲時他就受到一個很大的震動。他暫時忘記了辭職。他要看看王娟雲究竟是辭還是不辭。

「她辭我也辭。」他決定。

「我有一件事，」王娟雲竟站起來了。果然她是辭職的：「我承蒙諸位不棄，選我做籌委，這自然是看得起我，可是我學力實在不够，……」

田子文心有點向下沉，好像他不希望王娟雲辭職。然而結果聽下去分明是辭職！

她說：「我實在不能接受，還是請諸位另選吧。」

田子文心裏一急，好像什麼顧忌也都不顧了，他要挽留這位客氣自謙的姑娘。在陳慎思提出挽留以後，田子文竟然也跟着附和了幾句。他自己也不懂這勇氣是那兒來的，和他爲什麼要說這一種話。

開完了會，吃了點點心，客人們便又開始了他們私人的談話。

「我有一個妹妹叫鄧綺芳，不知道是不是田先生教？」是鄧綺芳先開口，問田子文。

「不錯！不錯！我去年教過，很聰明。只是今年不會教。」

「就是頑皮得很，不肯用功。」趁鄧綺芳談到她妹妹的時候，王娟雲便也插了進來。



「活潑得很呢！」說過頭掉到田子文這邊，意思是表示跟他說話：「吹口琴也挺好，田先生聽過嗎？」

「沒有！沒有！」田子文挺有禮貌的笑笑。

「田先生：別聽王小姐瞎說。」鄧綺芬笑着說，一點也沒有拘束：「吹是會吹的，不一定吹得好，那一天可以請田先生到我家去玩，順便叫綺芳吹兩個曲子給老師聽。」

等田子文背過頭去，便又聽到她們兩個人瘋鬧的聲音。綺芬在大庭廣衆間，全不顧忌，她照樣的旁若無人的搖王娟雲的背，擰王娟雲的腿，害得王娟雲忍不住怪叫起來。聽到了這聲音，大家便齊把眼光停在王娟雲臉上，王娟雲臉上一陣紅，看到了這紅，田子文覺得很可愛。

他還把耳朵靜聽着。她們在說：——

「你的口琴不是也吹得挺好。」鄧綺芬說。

「那裏的話！那裏的話！」王娟雲不承認。

「還要賴，上次我表哥叫你吹不是吹的麼？」

「不要老是囉哩囉嗦的，人很多，談它做什麼呢？」王娟雲放低了聲音，叮囑她。

田子文心裏有點楞住。可是一刻兒會散了，人全散開來，他在紛亂中也就把這件事忘去。

走出門來，外面的氣候比安置着火爐的室內氣候相差得遠了。風捲過來，在寬闊的馬路上，撲到人臉上，有點刮痛皮膚。

田子文想僱一輛洋車，鑽到車子裏也許可以暖和一些，可是再望望前面路上走着兩個女人的影子，是鄧綺芬和王娟雲，他決定不坐車了。

「她們女人也不怕冷，我又何妨走走呢。」

他拉一拉大衣領，裹緊身子，加快脚步，一會兒便趕到了兩位小姐的前面。可是在風



的呼呼狂捲中，他分明聽得後面有聲音在叫他。

「田先生！田先生！」

腳步站住了。他和兩位小姐並排着走。這三個人是一排：田子文靠左，鄧綺芬靠右，王娟雲居中。

王娟雲好像有點不高興這種走法，她跨大幾步，躍到兩個人的前面，然後又走到靠右邊的外圍。鄧綺芬落在中間。

「太不老練了！太不老練了！」田子文心裏說。他覺得自己已經有點嫩，那曉得這王小姐比自己還嫩。

在風聲中，三個人一路的走着。他們談了點今天座談會的意見。臨到三岔路口了，他們腳步站停一會。鄧綺芬要拉王娟雲到她家裏去，王娟雲不肯。結果三個人還是分開成三條路各自分別。

三

「怎麼？你是一個人回來的。娟雲呢？」

今天特別提早回家，留着兩份公事沒有辦，趙祕書就一直等着鄧綺芬挽王娟雲同來，想不到綺芬倒回來了，王娟雲沒有來，他一肚皮不高興。對表妹的語音也是冷冷的。

表妹也不甘示弱，爲了報復他，特別要揀他不快活的話說：「要她自己肯來喲！我看近來她的樣子，很有點不大高興到我們這裏來。」

「沒有這話，是你瞎編的。」趙祕書搖搖頭。

「好！是我瞎編的。我問你：她是有多少時候不會到我們家裏來過了？」聽鄧綺芬這一問，趙祕書閉着眼睛想了想，果真有點對。他想王娟雲有半個月沒有來過了。而且在廳裏碰見她的時候，顏色也不大對。沒有以前那樣的興高彩烈！看見自己總是避開去，不曉得



是討厭還是恐懼。即使跟自己說兩句話也勉強得很，決不是真正的感情。

想到這裏，他坐在沙發上的屁股便有點癱下來，他用手搔了搔光禿的頭頂，眼睛定在前的一盞宮燈上，心並不在上面，——隨意的問：

「今天開會，陳慎思有沒有到？」

「到的。怎麼樣？」鄧綺芬有點不懂這用意。

「啊！有他。」趙祕書氣得一張胖胖的白臉完全漲紅，很快的站起來，揮動那一枝持有雪茄的手：「你曉得，」他東張西望一遍，看看他太太並不在才低低的說：「這個傢伙不是好東西，一定是他也看中了。不然他今天決不會去開會。」

「這話也有理由。」鄧綺芬想想今天會場上的情形，表哥的話也對，對於趙祕書的事她是極願意幫忙的，他送過自己很多的禮物。於是便把座談會的事一一告訴趙祕書，特別是陳慎思提出王娟雲做籌委和王娟雲推辭，陳慎思竭力挽留，引起趙祕書的注意。

「笑話！真是笑話！一個女書記提出她來做籌備委員！」趙祕書仰天打了個哈哈。

從這天起，趙祕書恨陳慎思。他認為王娟雲近來跟自己疎遠，完全是他搗的鬼。

他開始注意王娟雲跟陳慎思的行動。

有一天陳慎思很早的離開第二科，還不會到散值時間。陳慎思一向是不大早走的，這引得趙祕書奇怪起來。他也信步跟了出去，偷偷地尾隨在他的後面。到一條巷子裏停住了。他看見他走進一家屋子裏。

回到廳裏，他想看看王娟雲，可是又覺得老是跑到書記室裏找一個女書記不大方便，他還是站在祕書室的那一個花壇旁邊徘徊。

在那一條走廊上，他看見走着王娟雲的背影。她是往外面走的呢。走得很快。他要向她招呼，可是又怕聲音喊得極大引起人注意。他追上去。可是走了幾步他又改變計策了，他想還是也偷偷的跟在她後面走。



他跟着她，提輕脚步；他們走上了馬路。

轉進一條巷，又轉進一條巷，……站住了。正是陳慎思走進的那一間屋子。

「哈哈！果然是這個壞蛋！他們原來有這一手！」

恨恨地，趙祕書給雜亂的思想纏繞着，下意識的走回到廳裏。原來他還要順路回家一趟的，現在也忘記了。充滿在腦筋裏的祇有兩個影子，一個是王娟雲，一個是廳裏的同事，第二科科長陳慎思。

對他和她都恨，恨王娟雲，也恨陳慎思。原因是他們倆剝奪自己的幸福。這中間比較起來，更恨陳慎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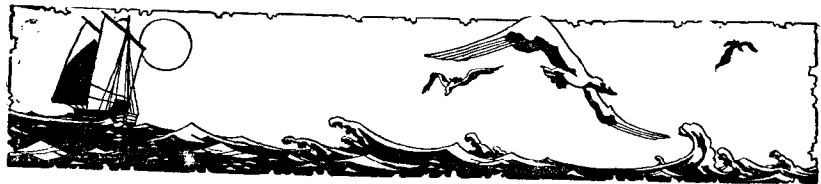
陳慎思一向就被趙祕書恨的。他們兩個人不是一派。陳慎思到廳裏來資格比他老；他是廳裏第一個老人。換了三個廳長，衙門裏不知換了多少人，他總沒有換。輪到現任廳長，拿穩他要換了，可是因為某一種派系關係，暫時他沒有動，雖然時常聽到有請他出局的風聲。他不是廳長的嫡系，這是趙祕書知道的。以一個廳長左右的愛人而竟被這個快被驅逐出局的傢伙奪去，那不是笑話麼？爲了王娟雲，爲了排除異己，和維持自己的名譽，那種偷偷摸摸的勾當都不容許他存在。想到這裏，趙祕書便油然而起一種中古世紀的英雄爲爭美人而拚死一擊的勇氣和決心。

人雖然坐在辦公桌上，可是辦公的心緒一點也沒有。他很想提早些回家去。幾次望望鐘，還祇有四點，缺一點鐘。他是常常要代廳長會客的，假使廳長不走開，他便沒有法子走開。

「廳長走了沒有？」打發聽差的去探聽探聽。一會兒回來了，說沒有走。趙祕書便悶悶地伏在桌上打瞌睡。

不知道睡了多少時候，他被聽差的叫醒，說是廳長請他去有話說。

「這幾天陳慎思是不是常常在辦公的時間出去？」廳長一看見他劈頭便問。



「是呀！廳長原來已經曉得了。」趙祕書皺皺眉，裝成被逼迫着說出來的樣子：「常常往外邊跑，公事丟下不管，據說都是交給劉股主任辦，這怎麼成呢？」

「交給劉股主任辦？——那個劉？……是劉松泉？」廳長躺在沙發上，腳翹在上面，高高地，眼睛閉着，很疲倦的樣子。聲音含糊糊糊的，活像說夢話。

看看他這個樣子，倒引起趙祕書的瞋睡來了。這時有一股力從喉嚨口衝上來，逼他打了一個呵欠，可是他儘力的縮小嘴圈，而且還用右手蓋住嘴，使不致被廳長看見。說的話也還帶着呵欠的聲音。

「做主管的人員，我以為，……廳長說是怎樣？……這……這……不大像樣兒，要引起別人的效尤……廳長說怎樣？」

他眼睛巴望着廳長，還裝着一臉笑，等候廳長說聲「是！」至少點點頭也好。

廳長可完全不！搖搖頭。他說：

「我倒不是這個意思。說老實話吧，越是做主管人員的倒越可以隨便。我是說，陳慎思出去走是另外有一種陰謀。他是想……」不再說下去，招招手附耳對趙祕書說了一番，說得趙祕書只是微笑，點頭。

這一來，趙祕書倒有點徘徊了，他站在兩邊猜測中，着不到一個邊際：「他是和王娟雲有約呢？還是忙着廳的改組呢？」

在回家的路上，他一直不停的想着，可是到了敲開門踏進屋子後，他決定還是密約的可能性多。

今天晚上，他還請鄧綺芬看一次電影。叮嚀囑咐的事便是託表妹訪問王娟雲下午離開廳裏的行踪。

「好的！好的！包在我身上。」鄧綺芬笑着，豪邁地，她担任下一個在她認為很簡便的差使。



四

世界上湊巧的事也真多，人和人的會合常常有許多莫明其妙的奇遇。結果不是開頭能推想得到，而無意的淡漠也往往會變成有意的鍾情——田子文和王娟雲的認識便是這樣。田子文第一次和王娟雲會面完全是意外，想不到他們第二次，又會邂逅在一個朋友的家裏。這朋友和王娟雲沾點遠親，也是廳裏的同事。新搬的屋子，靠近田子文的學校，也離廳不遠。

田子文去的時候門還開着，他望見前面走着的正是王娟雲背影。但是，他曉得這屋子很長，前後有好多進，不曉得她究竟是到那家去的，他也不打算喊着招呼。他祇是跟在她後面走，隔開有丈把遠距離。

在走到第二進房屋，他看見王娟雲站下，跟一個男人講話。那個人很像陳慎思。

「原來陳慎思家住在這裏。」

起初田子文這樣猜想，可是等到他走到前面陳慎思跟他招呼，他表示他也是來訪友時，才瞭然完全是偶遇。

王娟雲跟田子文點點頭，她走開了。陳慎思便轉過身來隨意的跟田子文搭訕着招呼：

「你是到那一家去的？」

「到吳家。」儘管田子文毫無意思的說出，陳慎思一聽可大大的吃了一驚，他急急地說：「你是和王女士約了去的？」覺得話有點太露，立刻便又緩和語氣說：「呵，你們都是到吳家。」

「怎麼？王女士也到吳家！」其實田子文是說的真話，他決沒有事先跟王娟雲約過。驚奇中透露着意外的欣喜。但是這種表情，在陳慎思看來却認為完全是做作。

「明明是預先約齊在這裏會的，還要瞞人。」陳慎思心裏想。然而他並不恨，他只是



覺得這種做作有點滑稽可笑。他對於王娟雲是歡喜的，歡喜他有一種溫柔靜默的美，但是他絕對不雜有一絲一毫愛情的成分，他也敬愛田子文，有文學的天才，深刻的修養，和高高的品格。他覺得他們這一對很配，假使他們有意，他倒願意替他們拉攏。

在這一天偶遇中——

王娟雲坐在上首沙發上，田子文坐在下首沙發上，他們談了許多文學上的問題，談到寫作，談到目前的刊物，談到世界名著，談到不久以前開過的那個文藝座談會的情形。特別是文藝座談會，有許多多內幕，王娟雲把近來聽到的告訴田子文。她說文藝座談會錢廳長很不滿意，他說選出的籌備委員完全是陳慎思提出的人，他打算還要派趙祕書參加。「也許改選一次，不改選說不定再由廳裏加派幾個當然籌委。」王娟雲四面看看沒有人才低低地說。

「這加委也是一個移去重心的好方法。」田子文這樣想，嘴裏却說：「橫豎我們落了選也沒有什麼，籌備委員我們也不想做。」

「這話對了。誰要做？」王娟雲笑着說。看她笑，田子文也回答一笑。房間裏只有他們兩個人。顯得異常靜。春天的消息，給書案上花瓶裏帶來一陣花香。隔壁的人家傳過來抑揚有韻的琴聲，靜靜地聽着，兩個人誰也不響一句，他們都沉默地，甜蜜地咀嚼着這沉默的幸福。

片刻以後，田子文站起來扭開電燈，他問王娟雲：「王小姐會彈鋼琴吧？」

「會是會，彈得不好。」

聽了裏面的話，一個胖女人闖進來，還不等進門就岔進了話頭，說：「你們是談彈琴嗎？王小姐是鋼琴口琴什麼都會的。」她掉過頭來向王娟雲說：「這裏沒有鋼琴，你吹一段口琴給田先生聽聽總可以吧。」話語帶着點滑稽。

「吳太太的話對極了。我很想聽王小姐的演奏。」田子文精神百倍地，兩手互搓着。



「你老是跟人尋開心。我問你，二哥回來沒有？他叫我此刻來，究竟是什麼事？為什麼在廳裏不好講？我還要到廳辦公去呢。」王娟雲急得不耐煩的樣子。

正說着，吳先生進來了，他便把王娟雲喚去。他吩咐王娟雲以後切不可再參加文藝會，因為廳長對這會不滿意，而且陳慎思近來活動得很厲害，她跟他在一道走準要被陳慎思連累的。

「住在我前面第二進的那家姓秦，他做過前任廳長的祕書，剛才我還看見陳慎思到他家裏去。這幾天他們兩個人唧唧唧嘖嘖得厲害呢。據說廳裏要改組，他們這一派又有上台的消息。可是不一定靠得住就成功。所以我勸你還是小心謹慎點好，多吃飯，少管閒事。」王娟雲聽了連聲答應是。爲了廳裏散工時間沒到，她匆忙的又跟吳先生趕到了廳裏。臨走到門口，吳太太一定要她晚上來吃飯。她可是可否的答應一句，只是沒有肯定。

「田先生要聽你口琴呢。」吳太太有意要尋她開心。

「我不會的。」一溜烟的王娟雲帶蹦帶跳走遠了。

田子文沒有走，他被留在吳家吃晚飯。

一個鐘點後，王娟雲竟然跟着吳先生又來了。王娟雲的來完全出於田子文和吳太太的料想。依他們想：她不一定會來。然而結果竟來，吳太太很高興，田子文更快活。

今天晚上，他們有一個愉快的晚餐。吳太太親手烹調一尾鱒魚；還預備一點竹葉青酒。酒是陳的，魚是新扳罾的，田子文和王娟雲兩個人又是第一次在一個席面上吃飯，加上吳先生很滑稽，說許多趣話，常常把王娟雲逗得面紅耳赤，忸怩不安起來，看了這情形，田子文便愈覺得王娟雲的可愛，溫馴靜穆，像秋天的湖水和冰涼的夜月。

王娟雲不會喝酒，可是爲了吳先生和吳太太今天興緻特別好，硬要灌她的酒，她今天也破例的喝起酒來。

剛喝了一杯，臉便有點醉意，吳先生還要灌，王娟雲却不過情，正要拿起酒杯來，被



吳太太攔住了她說：「你看娟雲好說話，就欺負她！不許再鬧了。我們的娟雲真是一個溫柔孩子！她不會吃酒的。」

吳太太說了這話，可正合田子文的意思。田子文看王娟雲那種不會喝酒怯住情面，勉強喝酒的樣子，委實有點可憐。他早想說，他又不好意思說出口。

現在吳太太既然說了，吳先生也不再勸酒了。他們便吃了飯。

在吃飯的時候，田子文贊不絕口的誇說鱈魚味道好。可是吳先生說，這邊不算好。他們有一次在澄山吃的還要好。澄山鱈魚好的理由據說是因為這山地位在江中，水活，魚鮮，而且臨時捕到魚臨時烹調，時間不耽擱，這便有一種特有的味道。

聽了吳先生這一說，田子文倒想起宋朝蘇東坡這饞嘴詩人做的兩句詩來，他說：「住在鄰江的人吃魚是再好沒有，所以蘇東坡這兩句詩很有意思：長江繞郭知魚美，佳竹連山覺筍香。可惜我們這地方筍子却不多。」

「筍子是上海多，因為那邊多是浙江來的筍子。」王娟雲說：「可是鱈魚那裏却遠不及這裏新鮮。」

「王小姐在上海住過麼？情形倒很熟。」田子文問。

「我到上海玩過一趟，因為那邊有個親戚在百貨公司裏做事，前年約我們去玩過。」

「現在是鱈魚上市的時候，那天我們到澄山也去弄幾條江裏的鱈魚來吃？」吳太太舉起鼓錘胖的食指指到吳先生臉上，狠狠地說：「你去吃過了，也叫我們嘗嘗呀。」

「可以，可以。」吳先生連連點頭，笑着對吳太太說：「我請他們兩位，請你做陪客，好不好？」

田子文聽說到澄山，忽然記起一件事，他對王娟雲說：「說到澄山，聽說南京的××文藝社要來旅行，這裏的幾個機關和文藝作家協會還預備招待他們一下，大約澄山鱈魚還可以吃一次呢。」



「我也許不參加。」出於田子文意料，王娟雲一點興趣也沒有。她說得十分落實地。

五

十天後，文藝座談會有一個重要的發展。

籌備會成立了。一共是二十一個籌備委員。這裏四十三個委員是原舊的，加上八個黨指定的籌委，這裏面有趙汝誠祕書。另外七個全不屬廳裏，有新聞記者，有在中學堂教書的，也有幹黨務工作的。可是無疑的他們都是錢廳長一派。幾個原來的籌委和陳慎思以及前任廳長關係深的，他們都辭了職。只有陳慎思，人很倔強，他抱着支持這一片殘局的決心，他還每次來開會。他竭力的拉攏幾個超然份子，像田子文，像王娟雲一班人。因為，拉他們進來，不會像政治色彩濃厚的人被趙汝誠注意和反對，然而果然把這一派勢力造成了自己勢力，他們即使不能幫自己對抗，至少也可以箝制一點對方的勢力。

因此在第二次改組時，田子文和王娟雲還照常的担任籌委。

至於趙汝誠這次入局，包括有兩種用意：第一是他負了錢廳長之命，要把他地盤擴充到這一個會裏來，自己的出馬，可以說，完全是政治式的鉤心鬥角之一種；第二是為要多得一種機會跟王娟雲接近，好打敗這政治的敵人也是情場的敵人，——陳慎思。

他滿心猜測，以為阻礙他戀愛的總是陳慎思，實際上田子文和王娟雲迅速的發展他是不曉得的。這有一個很大的原因：他唯一的情報聯絡員，兼監察的鄧綺芬病了二十多天。等到他參加這一個會時，他漸漸的有點覺察了。他發覺陳慎思並不像猜想中對王娟雲有何愛情，對王娟雲有愛情的倒是中學教員的田子文。

看他們樣子很親熱，有幾次籌備會開完，趙祕書坐在包車上看見田子文和王娟雲肩并肩地在馬路上一道走回去，他總以為他們是多年朋友，可是回去一問，曉得還不過是在文藝座談會上才認識。